

夜半奇谈十六则
离奇诡异照映现实

夜枯三官

／著

电台主持人已经
设下了层层陷阱
诡异之门缓缓打开

夜半 一点钟

夜半一点钟

谁在你左右

夜半一点钟

夜枯兰官 / 著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半一点钟 /夜枯兰官著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5382-9329-6

I. ①夜… II. ①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2843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字数: 320千字 印张: 18
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吴璇 责任校对: 刘璞
装帧设计: ivymarktypo

ISBN 978-7-5382-9329-6

定价: 26.80元

多元文化的时代，电台承载了诸多功能，是传播新闻资讯，也是传播故事的好地方。

说到传播故事，从古典文学到类型文学，无不受到电台的青睐。尤其悬疑侦探小说，更是电台的至爱，悬念情节环环相扣，离奇谜团接连不断，推理侦破缜密扎实，解密过程一波三折，这些都是悬疑侦探小说深受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北京电台、上海电台、重庆电台等等陆续建立了悬疑侦探小说的专门频道，从欧美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哈兰·科本、丹·布朗，到日本的江戸川乱步、东野圭吾、岛田庄司，再到中国的悬疑侦探小说作者，他们的作品纷纷成为电台的“宠儿”，播出后人气甚高。

电台就是这样的地方，有着超高的人气、忠诚的听众。

悬疑侦探小说在电台热播，与现代人学习压力、生活压力巨大以及按部就班的枯燥生活密切相关，人们需要转移压力、寻找释放。当然，这种减压方式并不理想，中国人的阅读带着太多“功利”，连读个小说都希望救赎自我，与纯粹的热爱显然不同。

但不管怎样，悬疑侦探小说确实在电台掀起一轮轮热播，甚至带动图书的畅销。

中国悬疑小说的快速崛起，“电台”可谓功不可没。

就这样，“电台”成为悬疑侦探小说的发展摇篮。但是，以“电台”为叙事背景的悬疑侦探小说非常罕见，这是个奇怪现象，愈来愈多的作者“钻研”探险悬疑、校园悬疑抑或是情感悬疑，却不曾想到以“电台”这个特殊的信息纽带关注现代社会的千奇百怪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朋友向我推荐夜枯兰官的《夜半一点钟》，“这是国内首部以电台为叙事背景的悬疑小说。”朋友如是推荐。

该小说发表在莲蓬鬼话论坛，好评如潮。莲蓬鬼话是个悬疑、惊悚小说最最密集的地方，历经十年风风雨雨，塑造了独特品牌。夜枯兰官的《夜半一点钟》能在这个热闹的平台赢得诸多好评，确实有其不凡魅力。

夜半一点钟，阅读《夜半一点钟》。

十六个无尽的宿命，十六个充满悬念的奇怪故事，让《夜半一点钟》变得好看、有趣，读起来不累，很有画面感，甚至意

犹未尽。

我很少读国内悬疑小说，认认真真读完的更是少。

眼前这部《夜半一点钟》倒让我仔细读完了。

再后来，听说这本书即将出版了，我很高兴，我相信他的书会让读者受益的。

以“电台”为叙事背景，新锐作家夜枯兰官真实地描述了现代人的喧嚣与寂寥，以及怪诞的内心世界。尤其对人物的具体塑造颇有深意，对灯红酒绿的迷雾都市充满批判与讽刺，他用自己诙谐幽默的语言、紧抓人心的故事把现代人的矛盾和碰撞展现在读者面前，自我建构他的“电台”悬念世界，颠覆了传统悬疑小说的写作思维，完成了“他想和这个世界谈谈”的创作初衷。

我想，《夜半一点钟》的网络走红，表征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学诉求。

夜枯兰官是一个新锐作家，但也是一位潜力非凡的悬疑小说家。他的作品已经超出传统悬疑小说的意义，犹如都市怪谈、都市聊斋……活生生展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光怪陆离、荒诞不稽的现实世界面貌，真实而不显离谱，大胆而刀刀见血。

这样的作品，无疑是最好读、最具生命力的。

他给悬疑小说的写作带来新锐光芒，让许多作者、读者恍然大悟——原来悬疑小说可以这样写！

是的，原来悬疑小说可以这样写！悬疑小说之所以称为“小说”，是因为它是文学作品，是因为它有别于猎奇故事、有别于浅层的诉说，在这方面它的核心本质是永不改变的。

中国悬疑小说发展里程尚短，各路作者纷纷显神通。

也许时间会沉淀一切，也许时间会让悬疑小说更加强大，但在这之前，像夜枯兰官充满想象力、创作才思的新锐作家，我希望愈来愈多。

前言

二〇〇〇年，我从北京一所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毕业，其后在叔叔帮助下，申请到赴香港定居的机会。

没想到，到那边才知道，当时的香港不承认内地大学学历，找工作一下成了个大问题。

叔叔那时候经营着一家私家侦探公司，我找不到工作，为了生存，就暂时进他的公司帮忙。

这一做，就是十年。

十年里，从办公室助理变成职业侦探，到后来叔叔过世，我接手他的公司，期间诸多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二〇一〇年一月份，我在尼泊尔的一处神秘处所，遭遇了人生中最离奇诡异意外。在医院两个月里，回想到过去十年侦探生涯中经历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件，终于明白一个道理：

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遭遇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有人说是鬼神作怪，有人说是心理作用，甚至还有人说是外星人使然，不管所有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是什么，却终究逃不过“前因后果，魔由心生”八个字！

看透才能放下！

二〇一〇年四月份，我关闭了香港的

这家私家侦探公司，回到阔别十年的广州，回家，才能让我身心都放松下来。

机缘巧合，二〇一〇年七月份，经一个老友引荐，我加盟了广州一家广播电台。

考虑到我的经历，也为了提升电台整体的收听率，台里一合计，把原来的栏目取消了，整合资源开辟了一个全新栏目：《夜半一点钟》。

周一到周五凌晨一点到两点，听众都可以打电话进到这个栏目中来，并和其他听众分享自己或身边那些不可思议的事，主持人也会和听众分享这方面的一些东西，整个栏目随意性比较强，重点在于“不可思议”。当然了，主持人就是我，有时我也会邀请一两个特别嘉宾来和我一起主持这条午夜热线。

同时，我希望能以文字的形式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节目中的故事，基本上会在周一到周五以一天一个故事的节奏进行连载，第一季初定期限为十六集。

好了，以上文字，算是序，也算是作者的个人简介，期盼在接下来的夜晚里，能够陪伴你度过。

夜半一点钟，谁在你左右？！

目录

他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~~~~~ vii

前 言 ~~~~~ ix

第一夜 邻居 ~~~~~ 01

第二夜 眼睛 ~~~~~ 16

第三夜 婚礼 ~~~~~ 28

第四夜 矿井 ~~~~~ 41

第五夜 房子 ~~~~~ 53

第六夜 失踪 ~~~~~ 65

第七夜 离婚 ~~~~~ 85

第八夜 绑架 ~~~~~ 102

第九夜 古玉 ~~~~~ 118

第十夜 故乡 ~~~~~ 135

第十一夜 寻玉 ~~~~~ 155

第十二夜 拆迁 ~~~~~ 185

第十三夜 脸皮 ~~~~~ 200

第十四夜 抢劫 ~~~~~ 226

第十五夜 大厦 ~~~~~ 243

第十六夜 夜枯兰官 ~~~~~ 264

邻居

今天是《夜半一点钟》开播第一天。

刚才在来电台的路上，天空滴滴答答地下着雨，这个夏夜居然显得分外的潮湿和阴冷，黑洞洞的街道上隐约游荡着元宝蜡烛的气味，似有似无。

等红绿灯时手机响，我瞥了一眼，是香港流行音乐圈一个二线歌手打来的。我想起，这是我以前侦探公司的一个客户，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没想到今天他会打电话过来。

我没有接电话，等到了台里才给他回过去，他很焦躁，说：

“我需要你的帮助，价钱好谈。”

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做侦探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我现在不敢说太久话，我还得尽量压低声音，有人在监视我，你不要打断，听我说。”

“我养过小鬼，你是知道的，后来我嫂子不小心把贡炉打翻，师傅说小鬼和我缘已尽，我就没再供奉下去。这个月，我感觉有人老在窥视我。那个人无所不在，能躲在最隐蔽的地方，走哪儿跟哪儿，说话说久了，他就会在耳边笑。我甚至感到那不是个人，就是一双眼睛，一双监视我的眼睛。”

“现在天天做噩梦，找师傅也没用，我怀疑那个小鬼阴魂不散，大姐头不就是被养的小鬼缠上死掉的吗？你要帮我，抓住跟踪监视我的小鬼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我快崩溃了，怕是活不过鬼节，这不是人过的日子……”

我只好告诉他我无能为力，毕竟我已离开侦探这个行当，而且，跟踪“小鬼”非我所长，只好请他另请高明。

挂了电话，这才想起来，现在正是农历七月份——鬼节！

据说每年农历六月最后一天，地藏王就会把地府里的恶灵都放到人间，这些灵界的朋友们在整个七月份里，会毫不客气地把阳间当成自己的地盘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该报恩的报恩，当然了，该报仇的，也一个都不会放过。

于是，民间就有了“飧食”的说法，活着的人当街烧元宝蜡烛给过路的“朋友”，结冥福种良因，以终得善果，谓之“业力”。

这个“业力”，就是华夏文明乃至亚洲文明的宗教信仰中最为本源的思想基础。

万般皆空，唯因果不空。

这是人类对宇宙的认知，千古以来对大自然的敬畏是建立在“因果循环”基础上的，这与西方文化中的“末日审判”殊途同归，人们坚信举头三尺处有一双神秘不可测的眼睛在注视着芸芸众生，这股绝对权威统摄万物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以业力为标准执行裁决，维护着大自然的法则。

业力，即报应！

真的有报应吗？

佛说神，即非神，是名神。

好了，我们一起接通导播转进来的电话。

今晚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是位年轻的小伙子，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他的同学，一个叫小秋的应届毕业生，讲述有关他不可思议的经历，我们一起来听听！

小秋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毕业、四处求职、应聘、面试、上岗，这一路下来，半年过去了。

眼下工作实在难找，这家公司专门生产酱料，规模小，又处在郊区，但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提供住宿。房价节节升高，房租跟着越来越贵，大学生们个个恨不得自己像蜗牛一样背上个壳，走哪儿住哪儿还不用给房租更不会有人查暂住证。所以，当初小秋一听到这公司给房子住，二话不说，管他几流的公司，提着行李就过来了。

站在宿舍楼下，仰望上去，他吸了一口冷气，从楼道里涌出来的冷气。

这房子几乎能进历史博物馆了，独楼梯，五层高，外墙皮全部剥落，露出残缺的砖块，一个硕大的“拆”字十分显眼。

站在楼梯口望进去，黑洞洞只能隐约看到一截楼梯和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电线。

楼梯口坐着一个年纪和楼龄差不多的老太婆，如同核桃般的脸长满斑，眯着眼睛躺在摇椅上，如果不是摇椅还在摇，小秋几乎会以为她死了。

想想不知道哪天睡到半夜会被人强行拆房子，然后把自己连同这些砖头一起

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，小秋叹了口气，提着行李就从老太婆身边擦过，准备上楼。

老太婆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伸出枯枝一样的手死死抓住小秋的衣服，浑浊的眼睛直逼过来，扯着嘶哑的嗓子，说：

“年轻人，千万别多管闲事！”

小秋吓了一跳，被弄得云里雾里，不知道这老太婆啥意思，人年纪大了说话往往不知所云，没当回事，对她笑了笑，就上楼梯了。

头顶的内墙皮也剥落了，细沙碎屑都落在楼梯上，这种老房子，自然不会有人来打扫楼梯，年复一年，细沙铺满台阶，踩上去居然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。楼道暗无天日，扶手锈迹斑斑，脱落的电线四处可见，简直像在爬防空洞。

到了四楼，这才发现这里每层就两个单元，自己住的房子大门正对楼梯，大门像是做的时候短了五厘米，和地面空着一截，露出些许光亮。隔壁的房子门上全是灰，外面用把大锁锁住，看样子是很久没人住了。

“这破房子，怎么会有人住？”小秋嘀咕着，拿出钥匙插进锁里拧了半天，总算把门打开了。

一推开门，一股浓重的气味扑面而来。死老鼠的味道、家具发霉的味道、食物腐烂的味道，甚至还有咸鱼的味道、臭袜子的味道，全都搅拌在一起充斥整个屋子，几乎把小秋活活臭晕过去。

打扫屋子整整用了几小时，清理出来的垃圾塞满了六个大垃圾袋，破衣服破鞋子，几个穿底的锅，折断的衣架，过期的煤气罐，甚至还有几只死老鼠和一堆藏在床底下的鱼骨头。很难想象之前的人是怎么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。

夜幕来临。小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看头顶吊扇上的蜘蛛网，看看信号若有若无的旧电视，想起爹妈在老家辛苦供自己读了十几年书，换来的是这个渺茫的前途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他跑到楼下的小饭店，半小时干完一瓶劣质白酒，才醉醺醺地回到屋子里。

在厕所吐了一阵后，衣服也没脱，一头倒在床上，迷糊间，他听到隔壁“吱呀”一声，像是……门开了！

“这么破的房子，你也住……”小秋呢喃自语，睡了过去……

第二天上班，小秋的屁股还没坐热办公室的凳子，一口黑牙的老板就进来说流水线上有工人住院了，要他先下车间去顶着。

小秋进去后一看，所谓的车间，就是几十个妇女蹲那儿腌制酱料，旁边就是个下水道，苍蝇四处飞，更可怕的是，他看到一个酱料缸里还有只死老鼠。

他想起自己以前吃了那么多酱料，差点把肠子都要呕出来了。但是没有办

法，小秋折腾了一天，在车间搬搬抬抬洗洗刷刷，搞到晚上十点，才身心俱疲地回到宿舍。

“去你大爷的！”小秋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，骂了一句，拿着毛巾就进了洗手间准备洗澡。

按下开关，灯不亮，这种老房子线路常有问题，他也没在意，在黑暗里摸索着伸手去架子上挤沐浴露，突然，他摸到了一个毛茸茸软乎乎的东西！

小秋愣住了，没等反应过来，只听到一声尖锐的嘶叫声，那东西一下从架子上蹿了下来，冲到客厅，不见了！

他这才看清楚，是只黑色的老猫，那猫背上像被开水烫过，有半个巴掌大的地方是没有毛的，裸露着肉红色的皮，上面似乎还有一颗颗的痂子。

小秋搭着毛巾从洗手间里冲到客厅，翻箱倒柜地找开了，就差把地板都撬起来，可那只老猫像消失在空气里一样，无影无踪。小秋不死心，他撅着屁股，脸贴着地去看大门旁边电视柜下面的缝，黑糊糊的什么都没有。

没办法了，小秋刚要起来，突然，他从大门下面的缝里看到，门外居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人！准确地说，他看到了一双脚，脚上穿着红色的绣花鞋，脚尖正对着他的脸！

小秋霎时间大脑一片空白，这时，客厅的灯一下灭了，整个世界陷入地狱一样的黑暗中！待了整整五分钟，小秋噌一下跳起来，不知从哪来的勇气，他“吱呀”一声就把大门打开了！

门外什么都没有，飕飕的冷风穿堂而过，漆黑的楼道看不到底……

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夜，直到天快亮时，小秋才勉强合了一会儿眼，昨晚那双红色绣花鞋不停在他眼前晃悠，那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为什么半夜三更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外？又或者……那根本就不是个人？！他实在不敢再想下去了，就直接找到老板把这事情一说，还没开口要求换个房子住，老板就露出一口黑牙，带着浓重鼻音教训他：

“年轻人，疑神疑鬼，你半夜三更伸个头出去看什么，多管闲事！工作不好好做，别忘了你交了押金在这儿的，你这样子叫我怎么提拔你，啊？怎么提拔你？”

“操……”小秋差点就要问候他的祖先了，要是好好的，我半夜伸头出去干吗？出去透气啊？

小秋回头想想还是算了，押金在人家那儿，找个工作也真是难，能忍就忍，将就住着，实在不行再想办法，谁叫这年头大学生比菜市场的猪肉还便宜呢？

“怎么了？给老王八修理了？”一回到办公室，同事阿毛就凑过脑袋来低

声问道。

小秋刚到这里，对身边这些人都不熟悉，除了知道他叫阿毛外一无所知，对他这种出乎意料的热情，小秋并未有太大反应。

“说说咋回事，看兄弟能不能帮上忙。”

阿毛不依不饶，执著地将关心进行到底。

小秋盯着阿毛看，心里突然一动。

“兄弟，有个忙，还真想找你帮帮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……我那房子怪怪的，一个人住有点怵，想请你兄弟过去一起住两天，先谢了。”

阿毛一听，脸涨得通红，双手乱摆，直说：

“不不不，兄弟这忙帮不上，你找别人吧。”

阿毛说完转身就要走，小秋扯住他胳膊，诚恳地问道：

“兄弟，你看我刚来这里，情况也不熟悉，这点小忙都不肯帮？”

阿毛转过身，诡异地看着小秋，阴森森地说道：

“你不知道那房子闹鬼吗？”

小秋头发根都竖起来了，舌头一时都打不过转来。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以为老王八会那么好把整套宿舍留给一个新人住？”阿毛声音突然低下来，“那房子没人敢住，太凶了。”

“兄弟，别吓我，我这才刚来两天……”

“房子是老王八自己的，里面死过人，老王八逼他前妻离婚，女人想不开，上吊死了，听说是在客厅吊扇上吊死的。老王八自己也不敢住，就给员工住，进去住的人，没几天就跑掉了，都说看到脏东西，看到什么就不知道了。”

小秋一下想到吊扇上的蜘蛛网，听说人的灵魂碰到蜘蛛网就会被罩在里面出不来。

他身上开始起鸡皮疙瘩，这时想到一个问题：

“阿毛，你也在里面住过？”

“开玩笑，我又不傻，那么凶的房子，我怎么可能去住。”

小秋心生一计。

“行了兄弟，别说了，再说我晚上都没法回去住了。你看我这刚到，很多事情不明白，还没时间请教你，今晚找个地方喝两杯怎么样？”

阿毛没当回事，满口答应了。

晚上十点，小秋和阿毛在宿舍楼下的小饭馆喝掉两斤白酒，阿毛不胜酒力，吐得地面上一片狼藉，小秋喝得也几乎快走形了，硬撑着才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之所以请阿毛喝酒，就是要用酒精给自己壮胆，然后把喝醉的阿毛拉到宿舍一起住一晚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，他实在没有勇气再看到昨晚那些东西。

“兄弟，差不多了，走，到我那儿去看看。”小秋摇摇晃晃站起来，架着几乎不省人事的阿毛，走进楼道。

没有光亮，没有声音，甚至感觉不到活人的气息，这栋房子，似乎是被世界遗忘在角落里。

两人在楼道里每踩上一步，就会发出轻微的“沙沙”声，在这个死寂的空间里特别刺耳。

酒精在有些时候并不能战胜恐惧，尽管头脑发昏，细丝一样的寒意一阵阵袭来，从脊梁骨开始，迅速蔓延到全身。

小秋想起小时候住在乡下，那时村里有个废弃祠堂，据说晚上经常有可怕的影子出来吓人，大人都不敢靠近那地方，还告诫小孩也不能去，否则要被那些可怕的东西抓走。小秋他们那群小伙伴都皮得很，没一个把父母的警告听进去，常成群结队去祠堂里找柴火、石头，架在地上烧番薯吃，也没见什么古怪的东西。后来有一天，大家都在围着烧番薯，一个小胖子走到祠堂角落撒尿，尿还没撒完，就“哇哇”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跑出门，裤子湿了一片。

不知是谁大喊“有鬼啊”，大伙儿把手里番薯一扔，七八个孩子“呜呜哇哇”全跑掉了，一个比一个哭得凶。

后来才知道，小胖子撒尿淋到草堆里睡觉的老乞丐，他伸出头来本想让小胖子走远点，估计是乞丐的脸太脏了，五官看不清楚，小胖子以为见鬼了，于是尿湿了裤子就跑掉了。

读了十几年书，怎么还相信怪力乱神的东西？这世界哪来的鬼，眼下这房子，其实就和小时候那个祠堂是一样的，老觉得有鬼，就是自己吓自己。昨晚的事？昨晚那是幻觉。

对，一定是幻觉。

走到三楼，小秋发现，伸手不见五指的楼道里……

竟然有个人躺在摇椅上！

摇啊摇的，无声无息。

小秋全身僵住，酒精瞬间全变成冷汗，巨大的恐惧紧紧揪住他的心脏，他感到

自己快窒息了。

黑暗里，传来一声叹息。

小秋大喊大叫起来，想后退，不料他一脚踩空，连着阿毛一起滚下楼梯，阿毛发出沉闷的呻吟，脸朝下栽在地上，饶是如此，还是不能将他从酒醉中唤醒。

小秋一只手紧紧抓着阿毛的肩膀，使劲摇晃想让他醒来，却又不敢发出声音。他觉得，只要自己一出声，那个东西就会毫不犹豫地扑向自己。

摇椅上的人，居然站起来了。

一小步、一小步，慢慢地挪下楼梯，依然无声无息。

这到底是什么？

那个人，慢慢逼近小秋，慢慢在逼近……

小秋几乎绝望了，他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个乞丐的故事会重演，乞丐是不会在半夜的楼道里睡在摇椅上的。

那张脸，越来越近了。

“小伙子……你为什么这么怕？”

是那个老太婆。

小秋全身瘫软成一团，腿兀自发抖，哆嗦着：

“阿婆，你半夜三更的干吗睡楼梯啊，我们都要给你吓死去……”

老太婆眯着眼睛，几乎贴到小秋脸上，良久，不说话，转身摸下楼梯，走了。

“楼道里好啊，热闹，大伙儿亲近亲近。”

小秋连拖带拽，才把阿毛弄回宿舍，关上门后，终于松了口气。

一看阿毛脸上，擦破几处地方，一点一点渗出血来，在皮层凝固住，让整张脸显得怪异。

“都他妈老王八害的，资本家没一个好东西！”

小秋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，他进厕所洗了把脸，感到十分疲惫，酒精似乎又上头了。这时，他已经没力气再想什么，在客厅地上囫圇打个地铺，让阿毛躺下后，自己也在旁边睡着了。

他梦见吊扇上有个女人趴在那里看着他，不动声色地看着他，然后隔壁的大门突然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老太婆从里面跳出来，对他咧嘴笑个不停，一下就醒来了。

午夜时分。

小秋发现，阿毛不见了，大厅的门，开着，空洞洞的楼道从门外扑面而来，寒气逼人。

阿毛去哪里了？

小秋披上衣服，走到门外去看。

他看到，阿毛，在门外，居然直挺挺地站着，双手下垂，脸直对隔壁的大门，一动不动。

小秋吓得睡意全无，不知道阿毛究竟想干什么，半夜三更，站在人家门外。

站在门外！

他想起那双绣花鞋。

小秋站在门内，留下一个角度可以看到阿毛，他不敢跨出门外，门外有太多的不可知。

阿毛缓缓转过身来。

双眼紧闭，脸上那未擦洗掉的血迹在黑暗里显得惊悚可怖，动作僵硬，一小步、一小步，挪下楼道，被黑夜吞噬……

怎么这么像那个老太婆？

阿毛在前面走着，小秋怕他出什么事，毕竟是自己心里恐慌拉他来做伴的，要是有什么问题，自己难辞其咎，于是悄悄地跟在后面。

从四楼到楼下，阿毛整整走了十五分钟，无声行走着，肢体没有任何灵活可言，如同一具复活的尸体在赶夜路。

走到楼下后，阿毛站在空地上，不动。

小秋只好躲在角落里，观察他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
过了半小时，阿毛转身，一小步、一小步，挪动进到楼道里，爬回四楼，走进房间，躺下，缓缓睡过去……

天边传来鸡鸣，没多久，第一缕阳光冲破云层洒向大地，天终于亮了。

小秋脸色苍白，很小心地问刚睡醒的阿毛：

“你……昨晚睡得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啊，哎，腰酸背痛……”

阿毛伸个懒腰，手举到半空，停住了，脸色苍白而恐慌：

“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”

小秋有些尴尬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，支支吾吾道：

“嗯，这个……你昨晚喝多了，我把你扶回来的……”

阿毛盯着他，仿佛在窥视他的内心，半晌，阴着脸，收拾东西要走。

小秋假装无心地问道：

“兄弟，你……没有梦游的习惯吧？”

阿毛愣了，猛一转身，揪住他的衣领，声音变得又尖又细，逼问道：

“谁说我梦游？谁告诉你我梦游的？你监视我？”

小秋吓坏了，脸色铁青，安抚他：

“兄弟别急，我没监视你，我是好心……”

“这房子有鬼啊，我受不了了，这房子有鬼啊。”

阿毛惊恐地瞪大眼睛，指着头顶吊扇，大喊大叫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就在那儿，在看我们呀，她在看我们呀。”

小秋想拉他但已经拉不住了，阿毛连外套都来不及拿就夺门而出，跑掉了。

楼道里传来他渐去渐远的呜咽声。

小秋仰头看吊扇，他真怕看到有个吊死的女人趴在上面盯着自己。

什么都没看到，只有蜘蛛网在清晨的微风里随风摆动。

阿毛当天上午离职了，跟老板打个招呼后不知所终。

小秋怀疑这和昨晚的遭遇有关，但不敢往深里想。

“老员工了，又跑一个，这日子哟……”

“他就算了吧，神神道道的，人格分裂。”

“谁住过那宿舍，谁不得跑呀，阿毛第一个住进去的，能熬到现在就不错了，你就口里积德吧。”

中午吃饭时，小秋听到同事在咬耳朵，没吱声。

阿毛，居然是第一个住进这房子的人。

难道他也看到……门外的那个人了？

小秋在办公室故意磨蹭到晚上九点，实在磨不下去，他想到回宿舍，但是头皮发麻，没办法，酒壮人胆，又到小饭店里把自己灌醉，走回那栋古怪的老房子前，犹豫了很久，一咬牙，冲进漆黑的楼道。他一口气跑到四楼，打开大门，澡也没洗，跳上床就蒙起头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
接连三个月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小秋安慰自己，可能真是眼花了，也就没当回事。

一天下晚班回宿舍，走到楼下，看见有个老太婆蹲地上低头烧纸钱。

是警告自己“别多管闲事”的那个老太婆，自从那晚在楼道里被她吓得三魂不见七魄后，再也没碰到过，今天又出现了。

小秋有点发毛，这老太婆古古怪怪，还是不要惹她为好。正想着，他蹑手蹑脚就想从她面前走过。

刚一踏进楼道，沙哑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：

“年轻人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”

小秋本想不搭理她，没这个勇气，转身，脸上堆笑，明知故问：

“是啊，加班。阿婆，您这是在干吗呢？”

“烧纸钱。”

“您这是烧给谁啊？”

老太婆抬起头，裂开嘴，森然说道：

“烧给我自己……”

小秋倒吸一口冷气，不敢再说下去，冲进楼道，跑回宿舍。

这天夜里一点钟，小秋起来上厕所，随后又迷迷糊糊地回到床上，刚躺下，就听到“咯咯”的声音，声音不大，但在这个寂静的夜里显得很清晰，像是有什么动物用爪子在划墙。声音从隔壁传来，一阵接一阵，一会儿慢一会儿快，那一下下好像划在小秋的心上，他忽然觉得后背有些寒意。

小秋竖起耳朵仔细听着，似乎在这声音的背后，还有另外一个声音，很细，很模糊，小秋慢慢走过去，把耳朵贴在墙上，屏住呼吸，努力想听清楚那是个什么声音。

好像是有个女人在轻声哼着！哼的好像是“月光光，照地堂，虾仔你乖乖瞓落床……”

那个“咯咯”声依旧没停，和着女人哼唱的声音也越来越大，到最后，居然可以听到那个女人在哽咽的声音！

隔壁！隔壁不是反锁着的吗？！那个见鬼的大门一层灰，外面大锁已经生锈，里面怎么还会传出女人唱歌的声音？！

小秋一下坐在地上，他想捂住自己的耳朵，可是全身动不了，他只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慢慢向他逼来，到了他眼前，穿进他的耳朵，在大脑里来回绕着。这时，他看到窗台上，那只三个月前消失的老猫又出现了！

它圆睁着妖异的绿色眼睛，死死盯着小秋，脖子上的毛都竖起来了，在月光下反射出寒光，小秋感觉，那只猫像在嘲笑他，又像在诅咒他，只要自己动一下，它就会扑过来把自己撕成几片。

“喵……”老猫毫无征兆地突然嘶叫起来，低沉沙哑，像刀片划过磨砂纸，眼睛直盯着那堵墙，小秋崩溃了，他神经质地大喝一声，抄起床头的烟灰缸砸向老猫，“砰”地一下，砸偏了，老猫一头钻进客厅，待他追出来时已经不见了。

忽然间，他发现老猫居然直接朝窗台外面跳出去，那背上的肉红瘡子在月光下清晰可见。小秋追了出去，什么都没看到，这只黑色的老猫彻底融入夜幕中，无迹可寻了！

小秋火了，抓起一只扫把，趴到门缝上向外看，外面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，